

俄乌冲突下中东欧经济政策差异化动因：威胁感知与相互依赖^{*}

韩萌 姜峰

内容提要：中东欧国家处于大国博弈的夹缝之中，其经济政策取向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利益关切，还受到域外行为体权力竞争与力量演变的影响，反映出地缘关系变动背景下各国对国际战略形势与趋势的判断与权衡。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使中东欧地缘关系格局发生重要变化，由此造成的经济冲击也在地缘变动背景下加速传导。为了理清中东欧国家经济应对政策差异性的内在逻辑，本文聚焦能源和产业政策，客观评估俄乌冲突对中东欧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并对该地区国家的应对政策及立场进行梳理与划分；以此为基础，将威胁感知与相互依赖作为研究经济政策分化的动因变量，认为波兰对俄安全威胁感知明显，虽在经济领域对俄敏感性依赖较强，但脆弱性依赖相对可控，因此，“去俄化”态度坚决，倾向于采用激进的经济政策对冲“反噬”的压力。多数巴尔干国家以及捷克、斯洛伐克需要北约的安全支持，对俄立场基本与欧盟一致，但较低的“脱钩”敏感度以及对过度消耗发展利益而坚持制裁的做法存疑，因此，其经济政策多聚焦于短期纾困。匈牙利、塞尔维亚与波黑对俄威胁感知度偏低，且同俄形成了相对稳固的互利网络，因此，经济政策更趋于务实自主。

关键词：俄乌冲突 中东欧国家 经济政策分化 威胁感知 相互依赖

中东欧国家^①地处亚欧大陆枢纽地带，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是大国长期博弈的场所。虽然自东欧剧变以来，中东欧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已发生重大变化，但利益的驱使并没有让域外大国停止对该地区的“争夺”，这些国家通过一系列战略布局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双碳’背景下中欧构建国际绿色经济循环的实现路径与长效促进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22CGJ028）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给予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① 本文所指中东欧国家为当前中国外交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秘书处网站公布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的中东欧成员国，包括阿尔巴尼亚、波黑、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希腊、匈牙利、北马其顿、黑山、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在内的14个国家。

强化自身在中东欧的影响力,以求稳固并扩大对于该地区的控制。正如《欧洲一体化进程——过去与现在》一书所提到的:“环境和决定是构成我们生存的两个基本要素。”^①中东欧国家的生存环境取决于大国力量的消长与战略关系的演变,而其内部差异与矛盾也使其无力抵挡大国的威胁,并在外部环境与内部抉择的共同作用下,不断调整政策部署与战略方向,以寻求自我保全和有限的利益最大化。^②

2020 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地缘政治冲突空前激烈,尤其是 2022 年俄乌冲突的爆发,导致大国关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而身处大国对抗前沿的中东欧国家,更是在这一动荡失序的环境中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战火不仅对中东欧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而且在战事和经济制裁等连锁反应下,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形势再度恶化,迫使其不得不根据自身状况及时出台经济政策和措施以挽回经济颓势。地缘变动对各国经济的冲击程度不一,而随着国家利益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经济和政治相融合的当下,基于差异化的威胁感知与非对称性的相互依赖也使中东欧国家的经济政策行为出现分化。鉴于此,文章将在系统梳理中东欧国家经济所遭受的负面冲击的基础上,以安全层面的威胁感知与经济层面的相互依赖为分析视角,解读中东欧国家经济应对政策存在的差异性动因,为理解和把握中东欧国家在国际关系变动与国际力量重构中的利益取向与角色定位提供理论依据。

一 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俄乌冲突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大陆爆发的最严重的国际事件,对欧洲特别是中东欧国家的地缘环境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俄罗斯的近邻,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有着复杂且密切的历史联系,不仅在经济上对俄形成了高度依赖,在安全上也存在持久的矛盾。^③ 俄乌冲突的爆发一方面使中东欧原有的安全框架濒于瓦解,另一方面让中东欧国家经济复苏深陷“泥沼”,因而不得不加快经济政策的调整步伐,以期在多方利益的交织中,寻求符合自身利益的最优选择。出于国内反俄情绪加剧、对外安全依赖上升以及争夺国际话语权等目的,中东欧向西方回归的趋势进一步加速,甚至被视为当前反俄联美的牵头力量,但这是否推动了中东欧国家经济应对政策的趋同? 事

^① [西班牙]圣地亚哥·加奥纳·弗拉加:《欧洲一体化进程——过去与现在》,朱伦、邓颖洁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65-566 页。

^② 高歌:《对中东欧国家发展道路的再思考》,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3 年第 3 期,第 1-9 页。

^③ 刘作奎主编:《俄乌冲突对欧洲影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36-43 页。

实上,在分殊的利益诉求与日益加剧的地缘压力刺激下,中东欧国家呈现出差异化的经济政策取向,这在其能源和产业政策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能源是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之间最重要的利益载体之一。俄乌冲突形成的能源供给冲击将直接且显著作用于中东欧国家生产和消费两端,使其经济在“双重挤压”下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另一方面,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中东欧国家产业对外依赖性强,俄乌冲突不仅严重扰乱了全球产业链稳定,还造成中东欧营商环境的恶化,产业流失风险加剧,经济安全受到重大挑战。为应对能源与产业发展困境,中东欧国家不得不加大政策介入力度,但境遇与立场的差异使得这些国家的政策选择不尽相同。厘清其内在的逻辑动因,对于我们把握并合理预期中东欧国家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意义重大,而本文旨在通过安全威胁感知与经济相互依赖视角,聚焦能源和产业政策,对中东欧国家经济政策选择进行取向划分与理论阐释,从而为俄乌冲突对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影响分析提供有益参考。

威胁感知是影响国家战略取向及政策选择的关键变量,在国际危机研究领域已得到较为充分的讨论。对于威胁的界定,博弈论认为,威胁是博弈参与者为了改变其决策环境而采取的战略行为。^① 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主动性干预,通过施加针对性手段,影响对手的预期与选择。在政治心理学领域,威胁被描述为一种被动感受,是对对手行为可能损害自身利益的预判。^② 由此可推知,“威胁感知”作为博弈论与政治心理学的交叉概念,既包括一国对其外部环境的主观感知与评估,又涉及国家适时调整其政策行为,从而影响他国未来的行为选择,进而改变本国外部环境的过程。对于威胁感知的形成与强度判断,科恩(Raymond Cohen)视其为认知建构的过程,并认为其本质是决策者基于过往经历、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而对本国接收的威胁信号做出的主观预期。^③ 辛格(J. David Singer)将威胁感知定义为本国对他国入侵能力及入侵意图感知的乘积,突出了对于他国入侵行为的预判。^④ 沃尔特(Stephen M. Walt)和施韦勒(Randell Schweller)则将威胁感知的影响因素概括为综合实力、地缘毗邻性、历史记忆、情绪焦虑等,这些因素影响了行为体的感知程度,并塑造了行为体的决策倾向。^⑤

① Thomas W. Milburn, "The Nature of Threat,"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33, No.1, 1977, pp.126-139.

② David A. Baldwin, "Thinking about Threa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15, No.1, 1971, pp.71-78.

③ Raymond Cohen, *Threat 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Cri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p.3.

④ J. David Singer, "Threat-perception and the Armament-tension Dilemm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2, No.1, 1958, pp.90-105.

⑤ [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4页;[美]兰德尔·施韦勒:《没有应答的威胁:均势的政治制约》,刘丰、陈永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可见,威胁感知具有鲜明的主观色彩,国家行为体所面临的威胁或许客观存在,但影响因素的差异会造成国家对威胁强弱程度判断的主观偏差,从而加大政策制定的分化程度。具体到中东欧国家,王弘毅认为,大国博弈一直是影响中东欧安全局势的决定性因素,而俄罗斯作为博弈互动的重要一极,中东欧国家对其威胁感知与战略定位也在俄罗斯与大国的“争夺”中发生着动态分化。^① 韦贝尔(Viljar Veebel)认为,文化是俄罗斯影响并介入中东欧对俄定位的一大抓手。他指出,俄罗斯试图在黑山、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等斯拉夫国家推广其制作的俄语特别节目,以激发此类国家的反美、疑欧情绪,并化解其恐俄心态。^② 鞠豪则更认可历史和地理的禀赋条件对于中东欧国家威胁感知的重要影响。通过分析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该地区国家安全局势的演变,他认为,地理、历史等因素的差异造就了不同国家对俄罗斯安全威胁的差异化认知,从而形成了中东欧多元的安全战略。^③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相互依赖已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广泛使用的理论工具之一,通过强调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以及弱化意识形态差异的影响,国际关系学者将研究重点聚焦经济因素,为解读国际关系形势和处理对外关系定位提供更客观的视角。^④ 库珀(Richard N. Cooper)是最早从理论层面提炼相互依赖概念的学者,他将相互依赖定义为一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发展之间的敏感反应关系。^⑤ 一国与他国的关系越密切,其对于他国变化的感受就越迅速且显著。之后,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奈(Joseph S. Nye)在其著作《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提出了“脆弱性相互依赖”的概念,并将其解释为行为体因外部事件(甚至是在政策发生变化之后)强加的代价而遭受损失的程度。^⑥ 鲍德温(David A. Baldwin)则将“脆弱性相互依赖”解释为如果一国打破与另一国的关系所付出的昂贵代价。^⑦ 对于相互依赖关系,余万里综合了上述观点,将其敏感性描述为一国感受外来变化的速度和深度,而脆弱性则被认为是一

① 王弘毅:《中东欧地区大国博弈新态势——兼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载《国际展望》,2022年第2期,第78-98页。

② Viljar Veebel, "Russian Propaganda, Disinformation, and Estonia's Experience,"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October 2015, https://www.files.ethz.ch/isn/194051/veebel-russian_disinformation.pdf.

③ 鞠豪:《乌克兰危机后中东欧安全局势与中东欧国家的战略选择》,载《俄罗斯学刊》,2021年第5期,第45-63页。

④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0页。

⑤ 转引自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

⑥ [美]罗伯特·基欧汉、[美]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⑦ David A. Baldwin, "Interdependence and Power: A Conceptu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4, No.4, 1980, pp.471-506.

国进行政策调整的能力和难度的反映。^① 对于经济相互依赖的现实效果,学界也存在观点分歧。波洛契克(Solomon W. Polachek)、温特(Alexander Wendt)等人肯定了经济相互依赖对于改善国际关系的作用,认为经贸投资规模提高了冲突成本,促进了国际合作。^② 而巴比尔蕾(Katherine Barbieri)和鲁文尼(Rafael Reuveny)则认为,经济的高度相互依赖并不会降低冲突,反而会增加冲突的机会。^③ 基欧汉和奈并没有对相互依赖的现实效果给出确定性结论,而是从成本的角度,认为国家政策的偏好取决于“敏感性”与“脆弱性”的权衡。^④ 对于中东欧国家而言,姬文刚认为,中东欧国家对俄能源依赖度较高,难以在短期内与俄罗斯彻底疏离,但为了构筑有利于自身的相互依存关系,中东欧国家不得不在“有限自主”的条件下,通过拉近和欧美的合作关系来维护其自身地缘势力范围,而能否迅速找到可替代能源将成为其破局的关键。^⑤ 王弘毅和张子琰则聚焦波俄双边关系,以敏感性与脆弱性为核心变量构建了两国能源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的分析框架。他们认为,波兰长期高度依赖俄能源供应,因而对俄能源政策敏感性依赖水平较高,并且由于俄能源在波兰市场具有垄断性地位,短期内难以找到替代方案,所以脆弱性依赖水平同样较高。^⑥ 此外,马腾等基于引力模型,分析了中、美、俄三国与中东欧国家地缘经济关系的时空演变特征,指出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经济相互依赖性显著高于中、美两国,且“中心—外围”关系结构稳定,但阶段性波动明显,且国家间呈现显著差异,从而为说明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存在非一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提供了量化参考。^⑦

综上,既有研究不乏基于威胁感知或相互依赖理论,对国际关系与国家政策取向进行分析,但仍存在有待探索的研究空间。一方面,在理论层面,威胁感知理论突出了国家决策者对于外部威胁信息的识别,包含了对于他国威胁意图和威胁能力的判断,

① 余万里:《相互依赖研究评述》,载《欧洲研究》,2003年第4期,第51-61页。

② Solomon W. Polachek, "Conflict and Trad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24, No.1, 1980, pp.55-78;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4-435页。

③ Katherine Barbieri and Rafael Reuven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Civil War,"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7, No.4, 2005, pp.1228-1247.

④ [美]罗伯特·基欧汉、[美]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14页。

⑤ 姬文刚:《非对称相互依存下中东欧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关系的演绎分析》,载《国外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第140-151页。

⑥ 王弘毅、张子琰:《波俄能源的非对称相互依赖与波俄关系——以“北溪-2”能源项目为例》,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年第3期,第80-97页。

⑦ 马腾、李一杰、潘炯、胡志丁:《中、美、俄与中东欧国家地缘经济关系的时空演变》,载《经济地理》,2022年第6期,第1-12页。

因而受决策者主观认知的影响显著。^① 相互依赖理论突出对于客观经济规律的遵循,研究大多建立于国家为理性人的假定之上,将实现经济绝对收益的最大化视为国家制定政策的根本依据。然而,现实世界中的国家间行为既离不开人的本性,^②也受客观条件的约束,仅从单一视角加以分析难免导致结论的片面性,因此有必要构建威胁感知和相互依赖互动的分析框架,解释国家间政策行为的现实状况。另一方面,从研究对象上看,涉及中东欧国家战略选择的既有研究相对有限,且研究主体大多聚焦于中东欧整体或单一国别。现实中,中东欧国家历史、区位、资源禀赋等条件不同,思维模式与价值偏好等主观因素各异,因此,即使在相同的外部冲击下,其政策应对也具有明显差异。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目前学界对于中东欧国家差异化政策选择及其内在机理尚缺乏深入阐述,需要对其行为逻辑做出更加精细化的挖掘与归类。此外,当前国家利益愈发趋于政治与经济的融合,而经济手段已成为国家间获取相对收益的重要工具。特别是在俄乌冲突背景下,经济政策的调整,尤其是能源政策和产业政策的调整可能成为中东欧国家最为有效的维护自身地缘利益、实现战略制衡的路径。然而,既有研究大多围绕变局下中东欧国家政治外交领域的转向展开讨论,基于能源、产业等领域的经济政策分析存在不足,无法完整展示俄乌冲突下中东欧国家的战略调整与动机,因此需要深入剖析与解读。基于上述考量,本文将对中东欧当前受到的经济冲击进行客观分析,在梳理并归类俄乌冲突下中东欧国家能源和产业政策应对差异的基础上,引入威胁感知和相互依赖作为动因变量来构建解释中东欧国家经济政策分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在进一步加深对中东欧国家经济政策行为逻辑认识的同时,为中国深化同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带来新的启示。

二 俄乌冲突对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冲击

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而中东欧一度成为全球疫情大流行的“震中”地带。为应对市场冲击,中东欧国家纷纷出台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平稳经济。^③ 财政支出的大幅扩张虽然使中东欧经济获得“喘息”的时间,但也带来了公共债务的上升以及

^① Howard Lavine et al., “Threat, Authoritarianism, and Selective Exposure to Informat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26, No.2, 2005, pp.219-244.

^② [美]肯尼思·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4页。

^③ 韩萌:《疫情背景下的中欧产业链重构趋势、风险及中国的应对措施》,载《全球化》,2021年第6期,第66-76页。

通货膨胀率走高等问题,且随着扩张政策效果的减弱,中东欧经济复苏动能逐渐趋缓。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巨大的外溢效应叠加中东欧自身经济周期步入收缩阶段,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能源供给的不确定性,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

(一)能源供给持续紧张,中东欧国家生产和消费均受打击

能源利益是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利益关系的主要体现之一。由于中东欧自身能源储量有限,且冷战时期过度依赖苏联的能源配给,能源独立意识不足,长期以来对俄能源依赖性强。^①虽然在欧盟气候政策的引导下,中东欧初步形成以竞争、自由为导向的能源市场,供给来源趋于多元,但缺口依然巨大,而俄罗斯仍是其初级能源(天然气、石油)的头等供应国。以天然气为例,2021年,中东欧国家管道天然气进口约636亿立方米,而从俄罗斯的进口量就高达404.6亿立方米,占比68%。其中,捷克、波黑、塞尔维亚的天然气进口完全依赖俄罗斯,匈牙利从俄罗斯进口占比也超过了九成(见表1)。即使在欧盟力推的可再生能源部署方面,俄罗斯依然在中东欧国家中发挥重要作用。苏联曾在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多个中东欧国家建造了多座反应堆,目前中东欧仍有不少正在运行的核电站拥有苏联背景。^②

俄乌冲突的爆发直接冲击了俄罗斯对欧能源供给,使中东欧国家陷入能源困境。为了切断俄外部资金来源渠道,美欧针对俄能源出口开展多轮制裁,在推升市场紧张情绪的同时,也打破了欧洲能源市场的供需平衡,造成国际能源价格的大幅攀升。根据国际能源组织公布的数据,2022年10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的欧洲国家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20.54亿立方米,同比下降75.7%,而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占比也从2021年10月的22.4%降至2022年10月的12.8%。^③受此影响,2022年大部分时间内,欧洲TTF基准天然气期货价格相比2015—2019年的平均价格高出7倍多,^④而中东欧各国汽油、柴油等石油产品价格也明显上涨。如匈牙利、捷克和保加利亚等国,从2020年年底至2023年1月,汽油价格每升涨幅超0.3美元;希腊、波兰、保

^① 王弘毅:《从能源到地缘:波兰积极推动“三海倡议”的背景、动因及影响》,载《国别和区域研究》,2020年第2期,第118—141页。

^② Pavel Baev,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влияние России в стра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Ifri, 2 November 2016, <https://www.ifri.org/ru/publications/notes-de-lifri/russienevisions/strategicheskoe-vliyanie-rossii-v-stranah-centralnoy-i>.

^③ IEA, “Reliance on Russian Fossil Fuels in OECD and EU Countries,” <https://www.iea.org/data-and-statistics/data-product/reliance-on-russian-fossil-fuels-in-oecd-and-eu-countries>.

^④ Liam Peach and Harry Chambers, “CEE’s Energy Crisis: Looking beyond This Winter,” Capital Economics, 6 February 2023, <https://www.capitaleconomics.com/publications/emerging-europe-economics-focus/cees-energy-crisis-looking-beyond-winter#no-back>.

加利亚等国,同期柴油价格每升上涨更是超过 0.5 美元。^①

表 1 2021 年中东欧国家管道天然气进口数据

国 家	从俄罗斯进口量 (百万立方米)	进口总量 (百万立方米)	从俄罗斯进口占比 (%)
阿尔巴尼亚	0	0	0
波黑	243.1	243.1	100%
保加利亚	2462	3290.6	74.8%
克罗地亚	0	2290.6	0
捷克	8718.9	8718.9	100%
希腊	2604	6426.4	40.5%
匈牙利	7105	7479	95%
黑山	0	0	0
北马其顿	0	421.1	0
波兰	10468.2	18502.9	56.6%
罗马尼亚	2876.6	3715.2	77.4%
塞尔维亚	2365	2365	100%
斯洛伐克	3536	5131	68.9%
斯洛文尼亚	82.3	947.1	8.7%

资料来源:IEA Natural Gas Information Statistics, <https://www.iea.org/data-and-statistics/data-product/natural-gas-information>。

能源危机对中东欧的生产和消费两端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冲击。从生产角度来看,以往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供应为中东欧的生产制造创造了成本优势,而随着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能源的逐步脱钩,企业上游原料成本压力骤增,企业利润面临大幅挤压。俄乌冲突爆发后,中东欧国家生产者价格指数基本升至两位数以上,虽然自 2022 年 10 月以来,该指数增势放缓且环比转跌,但仍处于历史高位。^② 生产成本的推升给中东欧国家企业生产带来明显的压力。CEIC 全球经济数据库的数据显示,2022 年 12 月,在已公布的 10 个中东欧国家中,有 5 个国家的工业生产指数较上一年明显下降,其中斯洛伐克降幅超过 10%,达到-13.2%,而斯洛文尼亚同比下降高达 7.28%。^③ 此外,根

① IEA Energy Prices Database, <https://www.iea.org/data-and-statistics/data-product/energy-prices>.

② CEIC Data,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Untitled-insight/views>.

③ Ibid.

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2022年第四季度,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等国企业破产数量环比大幅增加。其中,匈牙利的企业破产数量增幅最大,环比上升41.6%,且该国在第三季度环比增幅一度高达143.1%。同期,罗马尼亚和波兰的企业破产数量环比增幅也均超过30%,分别达到40.1%和34%。^①

从消费角度来看,能源价格的上涨直接降低了中东欧居民的购买力水平,从而导致消费需求疲软。^② 2022年第一季度,除斯洛伐克外,其余中东欧国家个人消费支出较上季度环比上升均值为3.1%,第二季度便由正转负,环比平均下降0.5%,第三季度环比平均下降2.5%(见表2)。与此同时,中东欧国家消费者信心也普遍受到影响,2022年12月,中东欧国家经季节性调整后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多较去年同期下降,其中匈牙利降幅甚至超过200%,克罗地亚、捷克和波兰降幅也都超过60%,未来购买需求不容乐观(见表3)。

表2 中东欧国家2022年前三季度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增长(单位:%)

国 家	2022 年第一季度	2022 年第二季度	2022 年第三季度
阿尔巴尼亚	6.3	-1.6	-0.2
波黑	3.1	-1.0	-6.4
保加利亚	2.4	-2.7	2.6
克罗地亚	1.5	3.1	-2.1
捷克	9.4	-0.1	-4.5
希腊	2.6	-3.0	-4.1
匈牙利	2.8	-5.5	-4.9
黑山	7.0	3.4	-0.6
北马其顿	-0.9	0.8	-1.0
波兰	1.4	-0.8	-5.0
罗马尼亚	0.9	2.7	-2.1
塞尔维亚	1.4	-0.2	-1.4
斯洛文尼亚	2.7	-1.9	-2.5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CEIC 数据计算得出。

^① Eurostat, 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view/STS_RB_Q__custom_4935591/default/table?lang=en.

^② 周学智:《俄乌冲突对欧洲经济的冲击》,载《俄罗斯学刊》,2022年第5期,第86-101页。

表3 部分中东欧国家经季节性调整后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情况(单位:%)

国 家	2022年12月 消费者价格指数	2021年12月 消费者价格指数	同比增幅
保加利亚	-25.9	-20.9	-23.9
克罗地亚	-21.9	-12.1	-81.0
捷克	-28.3	-16.3	-73.6
希腊	-47.9	-38.2	-25.4
匈牙利	-45.6	-13.5	-237.8
波兰	-17.3	-10.4	-66.3
斯洛伐克	-32.3	-24.1	-34.0
斯洛文尼亚	-32.3	-24.3	-32.9

资料来源:CEIC数据库,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Untitled-insight/views>。

(二) 营商环境恶化,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显现

营商环境是产业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环境,直接影响着生产者、投资者、流通者、消费者等各经济主体的行为与意愿,对于市场中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发挥重要作用。^①近年来,国际经济合作持续不振,俄乌冲突的爆发使全球经济的裂痕进一步加深,而中东欧作为大国对抗的前沿地带,营商环境普遍恶化,国际贸易投资活动受到严重冲击,扰乱了其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为其经济复苏带来了严重的阻滞风险。

首先,中东欧原材料供应受阻,贸易形势不容乐观。俄乌冲突爆发前,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贸易往来十分密切,俄罗斯不仅是中东欧的主要能源供给国,还向其大量出口钢铁、谷物以及钽、铽等关键工业原材料,而中东欧则主要向俄罗斯出口化工产品、工业设备以及技术产品等。一方面,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中东欧国家对俄出口大幅下滑。2022年2月,中东欧11国^②对俄出口额达15.4亿美元,当年10月,这一数值已降至10.3亿美元,降幅达到33.1%。其中,中东欧对俄主要贸易大国出口均明显减少,捷克、匈牙利、波兰等国出口降幅均超过30%。^③另一方面,自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广泛承接了西欧的产业链转移,在经济上深度嵌入西欧价值链之中,是欧洲产业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俄乌冲突的爆发使得中东欧能源及关键工业原材料供应大幅受限,不仅造成

^① 尹涛:《优化营商环境,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载《人民之声》,2020年第8期,第28-29页。

^② 11国包括:波黑、克罗地亚、捷克、希腊、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北马其顿。

^③ UN Comtrade Database, <https://comtradeplus.un.org/>。

生产成本的提升,还导致中东欧供应链局部断裂,产业链正常运转面临显著干扰。2022年2月,上述中东欧11国贸易逆差达到111.9亿美元,当年10月,这一数值扩大至125.1亿美元。其中多数国家逆差增幅明显,如匈牙利贸易逆差从1.2亿美元增长至9.2亿美元,逆差扩大8亿美元;罗马尼亚贸易逆差从28.2亿美元上升至33.6亿美元,逆差扩大5.4亿美元;希腊、波兰、克罗地亚等国贸易逆差扩大也均超过1亿美元。^①上游供给冲击叠加下游需求趋弱造成中东欧国家贸易逆差的进一步恶化,而这也恰恰反映了其高度依赖的外部供应链稳定性正在降低,产业链安全风险有所上升。

其次,企业外迁压力升高。俄乌冲突爆发后,作为北约东翼的中东欧国家,其安全环境趋于恶化。^②俄乌战场目前仍处于胶着状态,美欧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不断加码。在此情况下,不排除俄罗斯采取极端的反制裁措施,这直接影响了企业对于中东欧地区的安全预期,恐慌情绪的上升以及俄欧供应链脱钩导致的成本暴涨,使得中东欧地区企业被迫调整产业链布局,企业外迁规模有所增加。2022年第一季度至2022年第三季度,多数中东欧国家净国际投资头寸^③逆差有所收缩,其中,希腊和波兰逆差下降超过500亿美元,而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逆差规模也分别减少了190.7亿美元和180.4亿美元(见表4)。地缘冲突与能源危机使中东欧国家的企业难堪重负,而美国于2022年8月出台的《通胀削减法案》更是加剧了中东欧乃至整个欧洲的产业流失风险,使原有的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可能进一步遭到破坏。

最后,劳动力供给普遍紧张,产业链循环动力不足。受生育率下降、老龄化趋势加剧以及年轻劳动力移居西欧等问题的困扰,中东欧国家一直面临来自劳动力市场紧缩的考验。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中东欧国家劳动力的流失,CEIC数据库数据显示,自2022年第一季度以来,中东欧国家失业率总体保持稳定,部分国家甚至小幅下降,但多数中东欧国家职位空缺数量显著上升,其中匈牙利和希腊2022年第三季度职位空缺分别达到89400个和24324个,较2021年第四季度增加的职位空缺超9000个,增长最为明显。^④历史记忆塑造了中东欧国家人民较强的不安全感,而地处对峙前线以及经济形势的不振使得中东欧国家的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具有较强的前往低风险、更有发展前景地区的意向与动力。如果俄乌冲突进一步恶化,中东欧国家劳动力的外流现象将更加突出。此外,俄乌冲突之前,乌克兰工人是中东欧国家劳动力的重

① UN Comtrade Database, <https://comtradeplus.un.org/>.

② 孔田平:《中东欧安全环境受到巨大冲击》,载《世界知识》,2022年第10期,第20-21页。

③ 净国际投资头寸即一国持有的海外资产存量与外国人持有该国资产存量之间的差额。

④ CEIC Data,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Untitled-insight/views>.

要来源,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例如,波兰各类制造业企业中,乌克兰工人占 10% 以上。随着冲突的爆发,乌克兰政府禁止 18—60 岁的男性离境,加之许多男性返乌参战,大量工人的流失给波兰制造业带来用工荒。^① 劳动力的短缺不仅恶化了中东欧国家供应链低效的弊端,工资成本的上升也使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影响了中东欧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②

表 4 2022 年 1-3 季度部分中东欧国家净国际投资头寸(单位:亿美元)

国 家	2022 年第一季度	2022 年第二季度	2022 年第三季度
阿尔巴尼亚	-89.8	-89.5	-86.5
波黑	-68.1	-66.6	-61.2
保加利亚	-137.7	-115.2	-101.3
克罗地亚	-248.6	-221.5	—
捷克	-487.1	-487.0	-572.8
希腊	-3490.2	-3163.0	-2904.8
匈牙利	-865.8	-738.3	-685.3
黑山	-92.5	-85.0	-74.4
北马其顿	-85.9	-81.7	-76.2
波兰	-2514.7	-2248.9	-1983.1
罗马尼亚	-1239.8	-1128.8	-1049.1
塞尔维亚	-505.9	-487.7	—
斯洛伐克	-695.4	-700.2	-679.5
斯洛文尼亚	-28.9	-9.5	1.2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 <https://data.imf.org/regular.aspx?key=62805744>。

(三) 宏观经济承压加大

俄乌冲突引发的供应链、粮食、能源等危机使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面临严峻挑战。欧洲信用评级机构 Scope Ratings 在其发布的《中东欧国家主权展望 2022 年》中

^① “A New Refugee Crisis Has Come to Europe,” *The Economist*, 5 March 2022,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22/03/05/a-new-refugee-crisis-has-come-to-europe>.

^② “Eastern Europe’s Workers Are Emigrating, but Its Pensioners Are Staying,” *The Economist*, 19 January 2017,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17/01/19/eastern-europes-workers-are-emigrating-but-its-pensioners-are-staying>.

指出,2022年俄乌冲突、供应链中断、对俄制裁以及粮食、金属、天然气、化肥、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暴涨,严重挤压了中东欧的欧盟成员国的出口空间,这些国家的GDP增长率将降至2%到3%之间,比2022年年初预测的4.6%减少了一半,平均通胀率或将上升到10%。^①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2022年,中东欧国家GDP总额按现价美元计算,从2.09万亿美元增长到2.17万亿美元,年增长率为3.8%,比2021年增长率减少了10.44个百分点;如按不变价格的本币计算,波黑、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的年增长率均比2021年的减少一半,分别少了5.1个百分点、4.52个百分点和3.88个百分点;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的人均GDP出现负增长,年增长率分别为-2.32%、-0.15%和-0.07%,且捷克、希腊、黑山、克罗地亚、北马其顿、波黑、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的人均GDP年增长率均低于2021年数值的三分之一。^②由此来看,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压力巨大,宏观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上升。

三 中东欧国家经济政策调整的差异化分析

虽然剧烈的安全震荡引起了中东欧国家的“应激反应”,使“去俄化”成为多数中东欧国家的政治选项,但战略认知与现实利益的分殊让中东欧内部对俄态度产生了“温差”,各国应对经济冲击的政策选择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在能源政策和产业政策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一) 能源政策

欧俄之间的地缘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关系,而能源贸易也通常被看做维持并推动欧俄关系的关键工具。^③随着欧盟东扩的顺利进行,以欧盟为核心的欧洲一体化取得重大进展。中东欧国家中已有9个欧盟成员国,这些国家需要遵循欧盟的政策规范,在欧盟制定的法律文件的约束下,追随欧盟战略调整自身的政策取向;而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波黑、黑山和塞尔维亚虽未获得正式成员的身份,但均为欧盟候选国或潜在候选国,因此在“欧盟身份”的驱动下,中东欧国家在能源议题上与欧盟政策存在

^① Jakob Suwalski,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Growth Slows, Inflation Rises from War in Ukraine; ECB, EU Cushion Blow,” Scope Ratings, 12 April 2022, <https://www.scooperatings.com/ratings-and-research/research/EN/170840>.

^②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2/October/weo-report?c=122,124,423,939,172,132,134,174,178,136,941,946,137,181,138,182,936,961,184,&s=NGDPD,&sy=2020&ey=2027&ssm=0&scsm=1&scs=0&ssd=1&ssc=0&sic=0&sort=country&ds=.&br=1>.

^③ 丁纯、罗天宇:《欧俄能源关系的沿革、动因与乌克兰危机的影响——聚焦天然气领域》,载《欧洲研究》,2022年第6期,第23—48页。

广泛趋同。出于对能源安全与地缘政治的考量,欧盟一直视对俄能源合作为核心议题之一。虽然2014年乌克兰危机引发欧盟对俄的强烈抗议,但是在德、法、荷等西欧国家的引导下,欧盟并未彻底改变在能源议题上的对俄政策。^①与2014年试图维系合作的态度不同,自俄乌冲突以来,欧盟在拒绝对俄绥靖政策上达成普遍共识,而摆脱对俄能源依赖成为其政策着力点。^②2022年3月8日,欧盟委员会提出“重新赋能欧盟”(REPowerEU)计划,旨在通过推进进口气源的多元化、加速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减少供暖和发电环节的天然气使用等手段,增加欧盟整体能源体系的弹性;计划在2022年年底以前,减少三分之二的俄气进口,而成员国地下储气库在10月1日前至少达到其容量的90%,以应对供应中断的风险。同时,欧盟还提出将在2030年之前完全消除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③在2022年3月10日至11日举行的凡尔赛峰会上,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石油和煤炭等能源的依赖成为核心议题,开启“能源独立”之路得到成员国元首的认同。为了加快能源目标的实现,欧盟在2022年5月18日发布了“重新赋能欧盟”计划的实施细则,以“适应55”提案(Fit for 55)^④为基础,明确了节能、能源进口多元化、清洁能源转型加速、投资和改革四大路径方向,并加大了目标推进力度,将摆脱对俄能源依赖的日程从2030年提前至2027年。^⑤

不可否认,欧盟政策对于成员国甚至中东欧的非欧盟成员国的政策执行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欧盟在能源领域的共享权能使成员国依旧保留了该领域的政策掌控和主导。中东欧国家无论是能源结构、发展水平,还是地缘政治环境、外交关系均存在差异,因此,对能源政策的偏好也具有异质性。

(1) 推进对俄能源全面“脱钩”

基于历史情结和现实地缘政治因素,波兰是中东欧国家中对俄制裁的激进派,在欧盟能源政策制定上也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波兰一直以来主张欧盟应尽快摆脱对俄能源依赖,并多次对欧盟过去的绥靖政策以及俄乌冲突爆发后部分西欧大国摇摆不定的立场表示强烈不满。在能源政策的实施上,虽然波兰的能源结构中煤炭、石油

① Lawrence Freedman, “Ukraine and the Art of Limited War,” *Survival*, Vol.56, No.6, 2014, pp.7-38.

② Janel Siemlenski Lefort, “Ukraine Economic Shock,”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14 June 2022, <https://www.eib.org/en/stories/ukraine-trade-inflation>.

③ “REPowerEU: Joint European Action for More Affordable, Secur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European Commission, 8 March 2022,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1511.

④ “Fit for 55,” European Council,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olicies/green-deal/fit-for-55-the-eu-plan-for-a-green-transition/>.

⑤ “REPowerEU: Affordable, Secur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for Europe,”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commission.europa.eu/strategy-and-policy/priorities-2019-2024/european-green-deal/repowereu-affordable-secure-and-sustainable-energy-europe_en#working-with-international-partners.

等传统化石能源占比较高,且对俄高度依赖,但其能源“去俄化”态度十分坚决,甚至在2022年4月提出了“去俄罗斯化”(Derussification)计划,即在2022年年底前停止进口俄石油和天然气。^①为了尽快填补能源缺口,波兰在短期内实施“退煤、退核”政策的同时,也着力推进能源供应的多元化和加大在能源转型上的投入。首先,为应对能源危机,波兰弃煤步伐放缓。波兰虽是产煤大国,但随着开采成本的不断走高,其煤炭对俄进口依赖近年来有所上升。在之前全球减排的压力下,波兰曾多次提出要弃用煤炭以应对气候变化,但俄乌冲突使这一进程放缓,煤炭需求及价格被迅速推高。为了增加供给以降低民众取暖成本,波兰甚至放宽了家庭取暖用煤的质量标准,再次允许使用污染水平更高的褐煤。^②其次,在推进能源供应多元化方面,波兰也在积极寻找俄罗斯能源的替代者,如煤炭供应方正逐步转向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南非、澳大利亚等国,国内开采量也在增加。该国还在2022年9月启动了已建设多年的波罗的海天然气管道(Baltic Pipe)项目。该项目总长度约900公里,实现了将挪威的天然气田与波兰连接。项目年最高输气量达100亿立方米,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对波兰的年出口量相当。^③波兰—立陶宛天然气管道(Gas Interconnection Poland-Lithuania)也于2022年5月正式开通,确保了波兰和立陶宛的天然气双向流动,进一步强化了该地区的供应替代能力。^④值得注意的是,俄乌冲突后,美国已与波兰签订了多份协议,进一步加大了美对波液化天然气供应,这也为其能源“去俄化”增添了信心。再次,俄乌冲突背景下,化石能源市场的跌宕起伏造成成本激增,各国更加意识到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紧张的能源局势使波兰不遗余力地加大在能源转型上的投入。2022年3月,波兰部长理事会通过了《面向2040年的波兰能源政策更新原则》(Principles for the update of Energy Policy of Poland until 2040),旨在通过进一步加快能源多样化,促进能源安全和独立性的提升。^⑤波兰政府还修改了2016年通过的风能设施建设限制,将可建设涡轮风机的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由此前的0.3%提高到7%,并对家庭申

^① Konrad Rajca,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War in Ukraine—Increasing Inflation and New Energy Challenges,” China-CEE Institute Weekly Briefing, Vol.57, No.2 (PL), 19 December 2022, <https://china-cee.eu/2022/12/19/poland-economy-briefing-the-consequences-of-the-war-in-ukraine-increasing-inflation-and-new-energy-challenges/>.

^② Alicja Ptak, “Coal Burning Quality Standards Temporarily Suspended in Poland,” Notes from Poland, 5 July 2022, <https://notesfrompoland.com/2022/07/05/coal-burning-quality-standards-temporarily-suspended-in-poland/>.

^③ The Baltic Pipe Project, <https://www.baltic-pipe.eu/>.

^④ Eugene Eteris, “Tackling Modern European Energy Policy Challenges,” European Integration Institute/Denmark, 17 February 2023, <https://www.integrin.dk/2023/02/17/tackling-modern-european-energy-policy-challenges/>.

^⑤ Ministry of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Poland), <https://www.gov.pl/web/climate/energy-policy-of-poland-until-2040-epp2040>.

请太阳能电池板向主电网供电和电力回购提供了一定的补贴和折扣。^①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波兰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已呈上升态势。波兰经济研究机构 Instrat 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波兰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达到28.01亿千瓦时,打破了历史纪录,占国家发电量的比重也升至16.3%。^②最后,为了减少能源成本上升给生产消费带来的冲击,波兰还给予民众一系列补贴、优惠等资金支持。如波兰议会于2022年10月通过了对脆弱实体采取最高电价不超过约165欧元/兆瓦时的方案,并对家庭超过限额(每年2兆瓦时)的用电量的最高价格设定为145欧元/兆瓦,由一个特别基金和国家预算提供资金。^③

(2) 提升能源韧性,主张政策跟从

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黑山等国由于对俄能源依赖度较低,因此,对俄立场表现出跟从美欧的特征,在能源政策方面主要专注于通过推进国内能源转型,提升自身能源韧性。如“自给自足”是罗马尼亚国内能源供应的主要方式,大约500万户家庭在冬季通过烧柴取暖,而65%的罗马尼亚人口并不依赖天然气。^④2022年,罗马尼亚通过了一系列促进民用可再生能源和核能领域发展的法案,进一步巩固其能源独立性。水电是黑山电力供应的主要来源,但限于技术与投资力度,其丰富的太阳能和风电资源并未得到有效开发。为了提升能源多样性,在保障地区电力稳定供应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目标,黑山将建设新的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设施定为其重点发展方向。与此同时,为了保护民众和国家经济免受能源、天然气价格上涨的影响,这些对俄立场跟从型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财政支持政策。如罗马尼亚采取了电力和天然气“限价与补偿”一揽子措施,比利时布鲁盖尔智库(Bruegel think-thank)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从2021年9月到2023年1月,罗马尼亚在缓解能源危机给家庭和商业带来

^① Daniel Tilles, “Polish Government Moves to Undo Its Own Rules Blocking Onshore Wind Farms,” Fundacja Notes From Poland, 6 July 2022, <https://notesfrompoland.com/2022/07/06/polish-government-moves-to-undo-its-own-rules-blocking-onshore-wind-farms/>; Alicja Ptak, “Poland Increases Subsidies for Home Solar Panels and Energy Storage,” Notes from Poland, 24 November 2022, <https://notesfrompoland.com/2022/11/24/poland-increases-subsidies-for-home-solar-panels-and-energy-storage/>.

^② 参见 Instrat, https://energy.instrat.pl/res_generation.

^③ Konrad Rajca, “The Actions of the Polish Government in the Face of the Energy Crisis,” China-CEE Institute Weekly Briefing, Vol.55. No.3 (PL), 26 October 2022, <https://china-cee.eu/2022/10/26/poland-social-briefing-the-actions-of-the-polish-government-in-the-face-of-the-energy-crisis/>.

^④ Magda Grădinaru, “65% din populația României nu depinde de resursa de gaz. Prețul va fi o problemă,” spotmedia.ro, 12 October 2022, <https://spotmedia.ro/stiri/politica/65-la-suta-din-populatia-romaniei-nu-depinde-de-resursa-de-gaz-pretul-va-fi-o-problema>.

的冲击上已拨款 90 亿欧元,占本国 2021 年 GDP 总量的 3.8%。^① 斯洛文尼亚政府为有需求的公民提供价值 200 欧元的一次性能源津贴,并对大中小型企业实施了电力和天然气价格补贴措施,设定了电力和天然气的最高转售价格,并限制汽车燃油等石油产品的价格。^② 斯洛文尼亚政府表示,2023 年,该国将投入 50 多亿欧元用于应对能源危机。^③ 此外,北马其顿虽然对外能源依存度较高,但为了顺利入盟,该国政府及国内精英一直在地缘政治立场上采取对欧盟的跟随政策。在俄乌冲突中,北马其顿建制派在外交政策上的“屈从”引起了部分政党的不满,其外交立场对于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损害也加剧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裂痕。为了应对能源危机,北马其顿在努力扩大国内产能的基础上,积极与欧盟国家协调能源供应,甚至通过中间商继续购买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天然气,基本弥补了其能源缺口。同样,为了避免出现“能源贫困”,北马其顿采用税收优惠和补贴等方式,力求缓解企业与家庭的经济负担。^④

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和希腊等国一直以来都在寻求在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平衡,因此在俄乌冲突中,这些国家虽然总体保持同欧盟立场的一致性,以获取美欧更大的支持,但出于对自身利益的权衡以及对俄罗斯地区影响力的忌惮,在能源政策上左右摇摆,希望通过保持一定的政策弹性,减少冲突给能源供应带来的大幅波动。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初,上述国家均对俄进行了严厉谴责,并跟随欧美对俄实施制裁。如捷克总统泽曼(Milos Zeman)曾以对俄罗斯的支持而闻名,但俄乌冲突爆发后便立刻表态,认为俄罗斯犯下危害和平罪,并呼吁对俄实施更严厉的制裁。^⑤ 保加利亚、斯洛伐克以及希腊等国的重要政治人物也迅速发表声明,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并纷纷加入对俄制裁的行列。制裁带来的“反噬”使上述国家承受了较大的能源压力,随之而来的国内动荡使其不得不转变政策方向,以此放松能源约束。

^① Giovanni Sgaravatti et al., “National Fiscal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Energy Crisis, Bruegel,” Bruegel, 13 February 2023, <https://www.bruegel.org/dataset/national-policies-shield-consumers-rising-energy-prices>.

^② “Measures to Mitigate Price Increas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lovenia, <https://www.gov.si/en/registries/projects/measures-to-mitigate-price-increases/>.

^③ Sebastijan R. Maček, “Slovenian Government Projects €5 Billion for 2023 to Combat the Energy Crisis,” Euractiv, 27 September 2022,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energy/news/slovenian-government-projects-e5-billion-for-2023-to-combat-the-energy-crisis/>.

^④ Gjorgjioska Marija Adela, “The Energy Crisis Exposes Gross Mismanagement of the Energy Sector and Threatens to Accelerate Energy Poverty,” China-CEE Institute Weekly Briefing, Vol.55, No.3 (MK), 3 October 2022, <https://china-cee.eu/2022/11/03/north-macedonia-social-briefing-the-energy-crisis-exposes-gross-mismanagement-of-the-energy-sector-and-threatens-to-accelerate-energy-poverty/>.

^⑤ Thomas McEnchroe, “‘An Act of Barbaric Aggression’, Czech Leaders Condemn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Prepare Response,” Czech Radio, 24 February 2022, <https://english.radio.cz/act-barbaric-aggression-czech-leaders-condemn-russian-invasion-ukraine-prepare-8742957>.

如保加利亚虽然是首批被俄罗斯断供天然气的国家,但由于难以忍受飙升的能源价格,政府选择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进行谈判,并决定暂停执行欧盟对俄罗斯燃料的制裁,计划在2024年年底,取消对提供汽车燃料的俄罗斯企业的禁运限制。^① 斯洛伐克经济部长苏利克(Richard Sulík)也在2022年4月3日表示,该国约85%的天然气需求依赖俄罗斯,因此不能切断俄能源的供应,必要时将以卢布支付。^② 政策的转向使俄罗斯能源依然在上述国家的能源结构中占据重要份额。根据希腊天然气输送系统运营商(DESFA)预测,2022年,希腊仍有约38%的天然气需求依赖俄罗斯供应,到2030年将下降至32%。^③ 根据彭博社汇编的数据,2022年,俄罗斯通过管道向斯洛伐克输送的天然气为146亿立方米,虽然相较于2021年的298亿立方米明显下降,但依旧保持畅通。^④ 除努力平衡外部能源供应外,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希腊等国也在积极寻求替代能源方案。捷克除通过其能源集团ČEZ每年订购来自美国的30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外,还重启了与波兰的Stork II天然气管道计划,进一步拓展了天然气供给渠道。^⑤ 保加利亚与希腊签署了一项天然气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希腊将获得保加利亚的天然气储存设施,保加利亚则将扩大使用希腊的液化天然气终端。^⑥ 保加利亚还将通过《复苏与韧性计划》,对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1亿欧元,以此推动其中小企业自主生产能源。^⑦

(3) 坚持务实路线,保持对俄能源合作

匈牙利、塞尔维亚和波黑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了务实路线,并倾向于采取更加自主的能源政策,不仅反对多数美欧国家倡导的对俄“脱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在巨大的外部政治压力下,形成了符合自身利益与特性的能源政策模式。匈牙利对俄罗斯化石能源依赖度高,且保克什核电站的技术也由俄方提供,

^① Antonia Kokalova-Gray, “Bulgaria Has No Choice but to Negotiate with Gazprom,” SeeNews, 22 August 2022, <https://seenews.com/news/update-1-bulgaria-has-no-choice-but-to-negotiate-with-gazprom-795551>; “Bulgaria Lifts Sanctions on Russian Fuel Suppliers until End of 2024 — Cabinet,” TASS Russian News Agency, 5 October 2022, <https://tass.com/politics/1518229>.

^② Michal Hudec, “Slovakia to Pay for Russian Gas in Roubles if Necessary,” Euractiv, 4 April 2022,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politics/short_news/slovakia-to-pay-for-russian-gas-in-roubles-if-necessary/.

^③ 转引自曲俊澎:《希腊多措并举应对能源危机》,《经济日报》,2022年11月19日,第四版。

^④ James Herron, “Will Europe’s Sanctions on Russian Diesel Cause a Bang or a Whimper?” Bloomberg, 27 January 2023, <https://www.bloomberg.com/graphics/europe-energy-crisis-updates/>.

^⑤ “ČR a Polsko žádají unii o financování plynovodu Stork II,” ČTK, 30 September 2022, <https://www.ceskenoviny.cz/zpravy/cr-a-polsko-zadaji-unii-o-financovani-plynovodu-stork-ii/2264303>.

^⑥ “With Eye on Russia, Greece and Bulgaria Expand Gas Deal,” AP NEWS, 17 February 2023, <https://apnews.com/article/europe-greece-bulgaria-athens-business-4e5636c5b850393440df6b61086c80a8>.

^⑦ Denis Balgaranov, “Bulgaria Opens the ‘Funding Gates’ for Renewable Energy,” The Mayor.EU, 15 February 2023, <https://www.themayor.eu/en/a/view/bulgaria-opens-the-funding-gates-for-renewable-energy-11538>.

因此,欧盟发起对俄制裁招致匈牙利的强烈反对。匈牙利总理欧尔班(Orbán Viktor)曾多次表示欧盟应取消对俄制裁,并直言:“布鲁塞尔的制裁将欧洲推向了能源危机”。^①在欧尔班政府的坚持下,匈牙利不仅获得对俄石油进口的豁免,而且与俄方达成天然气增供协议,并为俄罗斯牵头的核电站扩建项目发放了关键许可证,进一步强化了与俄罗斯的能源联系。塞尔维亚在制裁俄罗斯的问题上承受了来自西方国家的巨大压力,但出于国内利益的考量,坚持不对俄采取制裁措施。这一立场也使塞尔维亚获益良多,在欧洲能源价格攀升的背景下,与俄罗斯达成了长达三年的新气采购协议,俄承诺将以全欧最低价向塞尔维亚出售天然气。^②波黑虽然名义上支持西方国家的制裁立场,但因国内塞族政治势力的反对,未对俄实施制裁措施。目前,俄罗斯依然保持对波黑的天然气供应,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也表示,天然气供应价格以当前合作的价格为准,无须根据市场形势进行调整。^③俄能源相对低廉的价格和稳定的供应使匈牙利、塞尔维亚和波黑三国的能源压力相较欧洲整体水平明显偏低,但军事冲突的持续以及欧盟制裁的升级导致的能源危机不可避免地对其产生影响,能源价格的上涨使这些国家不得不采取措施以保持国内经济的平稳运行。匈牙利在2022年7月宣布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并于8月批准了包括增加天然气供应、禁止燃油和木柴出口以及延长保克什核电站运行期限等措施在内的能源安全计划。^④塞尔维亚新政府将能源问题视为绝对优先事项,推动能源供应来源和运输路线的多样化将成为其提升能源可持续性、安全性和独立性的重点发力方向。^⑤

(二)产业政策

产业链与供应链已成为当前国际竞争的主战场。俄乌冲突的爆发使本就处于恢复期的中东欧产业链再受重创,大宗商品市场的动荡、劳动力的流失、上下游环节的脱节等困境不断挤压着中东欧国家产业发展的空间。在欧盟层面,自新冠疫情导致欧盟供应链出现危机以来,其产业政策便重点聚焦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上,并重视

^① “Hungary’s Orban Blames EU’s Russia Sanctions for Energy Crisis, Wants Them Scrapped,” RFE/RL, 22 September 2022, <https://www.rferl.org/a/hungary-orban-russia-sanctions-lifted-ukraine/32046405.html>.

^② Talha Ozturk, “Serbia Secures New 3-year Deal with Russia for Gas Supply,” Anadolu Agency, 9 May 2022, <https://www.aa.com.tr/en/europe/serbia-secures-new-3-year-deal-with-russia-for-gas-supply/2600651>.

^③ “Gazprom to Continue Supplying Gas to Republika Srpska in Needed Amounts,” Interfax, 21 September 2022, <https://interfax.com/newsroom/top-stories/83242/>.

^④ “Hungary Declares ‘Energy Emergency’ over Threat of Fuel Shortages,” Aljazeera, 13 July 2022,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2/7/13/hungary-declares-energy-emergency-over-threat-of-fuel-shortages>.

^⑤ “Serbia Will Continue with Reforms, Development in All Areas,”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erbia, 25 October 2022, <https://www.srbija.gov.rs/vest/en/195964/serbia-will-continue-with-reforms-development-in-all-areas.php>.

强化其数字和绿色领域的先发竞争优势。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产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成本压力。与此同时,美国出台了旨在振兴国内工业和促进脱碳的《通胀削减法案》,韩国、日本等国也在多个领域推出类似计划,使欧盟产业面临更大的外部竞争。为确保自身在数字与低碳转型中的领先地位,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欧盟相继发布了《绿色协议产业计划》《欧洲芯片法案》等,通过强化相关领域全产业链的产能和技术水平,以及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从而分散供应依赖。此外,为确保危机时期的商品、服务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以及关键商品、服务的可获得性,欧盟委员会在2022年9月发布“单一市场应急工具”(SMEI)一揽子立法提案,为单一市场创建包括应急、预警和紧急三种模式的危机治理架构,并赋予欧盟委员会权力,以在不同风险模式下实施相应力度的调控措施。而在紧急模式下,欧委会甚至可以强制要求成员国优先生产供应短缺的商品,并有权阻止成员国采取内部市场限制和歧视性措施加剧供应链危机。^①在危机时期加强内部市场弹性的举措无可厚非,但颇具“纵向扶持”色彩的产业政策很可能引起利益分配的不均,而且对于外部依赖的过度恐惧也容易造成原有产业分工效率的快速下滑。基于自身产业状况,中东欧国家在协调欧盟产业政策和应对危机的举措上也存在差异性取向。

(1) 积极寻求与欧盟对标趋同

波兰在产业政策上与欧盟具有较高的趋同性,且表现出较强的“反俄挺乌”特点。为了给欧盟的《绿色协议产业计划》和数字化转型铺平道路,波兰于2022年3月更新了《面向2040年的波兰能源政策》(PEP2040),旨在通过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包括水力发电厂、光伏发电和海上风车)来加强其能源主权,并计划在2021—2040年间花费约4200亿美元用于能源部门的转型。^②虽然在数字技术方面,波兰在欧盟国家中并不具备优势,但政府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技术扶持力度,并积极支持技能培训,从而加速其国内数字化转型,提高生产率。^③同时,为了提升产业链韧性,并为关键领域的供应链提供保障,波兰在优化引资政策的同时,也积极寻求贸易伙伴的多元化,以降低对俄依赖。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波兰除了依据《2011—2030年波兰经济重大投资支持计划》(Programme for Supporting Investments of Major Importance to the Polish Econo-

^① “Here Is Europe’s Plan for a Crisis-proof Single Market | Blog of Commissioner Thierry Breton,” European Commission, 19 September 2022,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tatement_22_5651.

^② “2022 Investment Climate Statements: Poland,”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www.state.gov/reports/2022-investment-climate-statements/poland/>.

^③ “Poland: Structural Reforms and Accelerating the Digital and Green Transition would Help to Further Raise Living Standards, OECD Says,” OECD, 27 February 2023, <https://www.oecd.org/newsroom/poland-structural-reforms-and-accelerating-the-digital-and-green-transition-would-help-to-further-raise-living-standards.htm>.

my for the Years 2011–2030) 为投资者提供补助金支持外,还在 2022 年出台了使投资者能够确定其投资税收效应的新投资协议。该协议由投资者和财政部长签订,任何计划在波兰投资超过 1 亿兹罗提的投资者均可提交协议申请,为此波兰财政部还专门设立了投资者税务服务中心以支持相关业务的开展。^① 为了寻求美国对供应链的支持,波兰于 2023 年 2 月同美国签署了《关于双方战略对话的联合声明》,强调了双方将扩大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以保护新兴技术免受威胁,并加强双边和跨大西洋贸易,凭借美国更具弹性的经贸网络,提升双方供应链的稳定性。^② 此外,作为欧洲“反俄”情绪最为高涨的国家,波兰在产业政策上也体现出鲜明的政治立场。波兰在经济层面坚决执行“去俄罗斯化”,并提出了名为“反普京盾牌”的一揽子计划,通过减税、简化企业规章、支持农民以及为家庭和弱势消费者稳定能源价格等措施来抵消通胀率上升的影响。^③ 波兰对乌克兰的重建也给予充分的关注与支持。根据波兰投资贸易局公布的数据,超过 400 家企业宣布有兴趣助力乌克兰的战后重建。波兰 Pekao 银行也在其发布的报告中指出,波兰的公共机构和企业可以与乌克兰分享在基础设施现代化、法律协调以及欧盟供应链融入等方面的经验,并给予乌克兰必要的支持,因制裁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也可以为乌克兰的重建提供资金。^④

(2) 注重短期纾困,产业转型动力不足

部分巴尔干国家以及捷克、斯洛伐克都是欧盟财政资助的净受益者,因此,在设计产业政策时,在一定程度上遵循欧盟的产业战略方向。但出于对自身经济与政治利益的权衡,上述国家在执行层面更加注重按国内事项的优先程度落实政策,因此,对于欧盟产业政策的推进力度相较于欧盟预期偏弱。2022 年,上述国家中的欧盟成员国通过凝聚力基金、区域和发展基金、复苏和复原力计划与公平过渡基金等获得了欧盟的大量资助,为促进其国内的绿色和数字化转型、实现净零碳和有弹性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黑山、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虽不是欧盟成员国,但作为候选国家,在俄乌冲突背景下,仍得到了欧盟的经济援助,用于推进其绿色能源建设。为了在资金落实中取得进展,并为受冲击影响的民众和企业纾困解难,上述国家纷纷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支持政策,在缓解社会经济动荡的同时,试图引导产业结构向欧盟方向“靠

① “2022 Investment Climate Statements: Poland”.

② “Joint Statement on the Strategic Dialogu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Poland,” The U.S. Embassy and Consulate in Poland, 3 February 2023, https://pl.usembassy.gov/strategic_dialogue/.

③ “Anti-Putin Shield,” IEA, 6 December 2022, <https://www.iea.org/policies/16517-anti-putin-shield>.

④ Alicja Ptak, “Reconstruction of Ukraine Can Bring Poland 190 Billion Zloty,” Notes from Poland, 7 October 2022, <https://notesfrompoland.com/2022/10/07/reconstruction-of-ukraine-can-bring-poland-190-billion-zloty/>.

拢”。如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等国沿着复苏和复原力计划方向,在可持续交通、电力市场、脱碳、数字体系构建等方面进行了改革,根据欧委会评估,均已顺利通过首次付款申请。^① 捷克、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等国也在欧盟的国家援助临时危机框架下获批援助计划,以保障市场的平稳运行。罗马尼亚还在2022年5月实施了名为“支持罗马尼亚”(Support for Romania)的一揽子社会经济措施,计划投入173亿列伊(34亿欧元)以缓解低收入家庭和企业受能源和物价上涨的影响,其中一半以上(52%)资金将由欧盟2014—2020多年期财政框架指定但尚未使用的凝聚基金提供。^② 在欧盟—西巴尔干国家峰会上,欧盟宣布了对黑山、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在内的西巴尔干国家10亿欧元的经济援助,以改善该地区能源设施、提升能效以及发展可再生能源。峰会期间,欧盟与该地区签署了能源安全合作宣言,参会领导人承诺努力实施与欧盟绿色协议相一致的西巴尔干绿色议程。^③ 尽管如此,上述国家在推进产业转型上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反而在执行上更关注短期风险的对冲。如“支持罗马尼亚”计划主要以能源补贴、食物代金券、学生贷款等形式发放,对于关键产业的支持指向性并不明确。斯洛文尼亚在近期推出的能源危机管理措施中,将能源和食品价格限制、各类保障津贴以及优惠的流动性贷款等作为主要手段,推动产业长期转型的政策动力不足。^④ 捷克总统米泽曼甚至对欧盟绿色转型路线提出质疑,认为导致欧洲当下能源危机最重要的原因是“绿色狂热主义”。^⑤ 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等西巴尔干国家虽然提出将在绿色和数字转型中有所作为,但其行政效率低下与透明度不足,使欧盟的绿色雄心在这些国家难以充分施展。其中,阿尔巴尼亚于2022年8月宣布将在其总理府内建造一个新花园,随着中标方的公示,约400万欧元的预算才被披露出来,危机之下如此规模的支出不免令人咋舌。^⑥ 可见,模糊的“脱碳”路线、有限的转型投入、差异化的发展理念以及令人担忧的治理能力成为制约上述国家转型效率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commission.europa.eu/business-economy-euro/economic-recovery/recovery-and-resilience-facility_en.

^② Andrei Chirileasa, “Govt Unveils ‘Support for Romania’ Packag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Measures,” Romania-insider, 12 April 2022, <https://www.romania-insider.com/support-ro-package-apr-2022>.

^③ Filip Derewenda, “The EU’s Energy Offensive in Western Balkans: 1 Bln Euro Support Package Announced,” CEENERGYNEWS, 7 November 2022, <https://ceenergynews.com/eu-affairs/the-eus-energy-offensive-in-western-balkans-1-bln-euro-support-package-announced/>.

^④ “Ukrepi za omilitev draginje na področju energetike,”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lovenia, 15 February 2023, <https://www.gov.si/zbirke/projekti-in-programi/ukrepi-za-omilitev-draginje-energetika/#e178525>.

^⑤ Czech News Agency, “President Zeman Blames ‘Green Fanaticism’ for Energy Crisis,” Brno Daily, 24 August 2022, <https://bmodaily.com/2022/08/24/news/politics/president-zeman-blames-green-fanaticism-for-energy-crisis/>.

^⑥ “Rama, 4 milionë euro për kopshtin në Kryeministri për breshkat e tij,” Faktor.al, 6 September 2022, <https://www.faktor.al/2022/09/06/rama-4-milione-euro-per-kopshtin-ne-kryeministri-per-breshkat-e-tij/>.

的重要障碍,若想达到欧盟产业战略的发展目标,这些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为了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运行,上述国家也着力在拓展贸易渠道和吸引外商投资上下功夫,且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如捷克贸易局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便开始为与俄乌有出口业务的捷克公司提供危机咨询服务,以便为其产品尽快找到出口替代渠道。^① 为了增强自身的创新引领地位,捷克投资局不仅大力支持技术孵化项目,而且通过多种渠道开展投资推介,为外商在捷投资提供协助。保加利亚也主动寻求双边贸易与投资合作的机会,其经济和工业部组织了丰富的商务互访与双边座谈活动,并在2022年年底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了《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最大程度降低引资壁垒创造了良好条件。为了更好地执行引资战略,罗马尼亚近期更是在总理的直接协调下成立了外国直接投资促进机构,为进一步提升引资效率提供更加及时完备的制度性支持。虽然巴尔干国家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通过积极开拓国际合作以强化其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但并未坚决切断对俄的经贸往来。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基于欧洲各国统计局数据的计算结果显示,2022年1—8月,四分之三的欧盟国家对俄贸易额有所增加,其中对俄贸易额增加最多的是保加利亚(140%)、希腊(130%)、斯洛文尼亚(100%)和捷克(80%)。甚至有报道揭露,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斯洛伐克疑似出口了数千件可支持俄罗斯军方物资生产的产品,包括轴承、发动机、电子产品以及机械设备等。^② 由此可以看出,基于客观情况与现实利益,对俄经贸领域的彻底脱钩也许并不是巴尔干国家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优先选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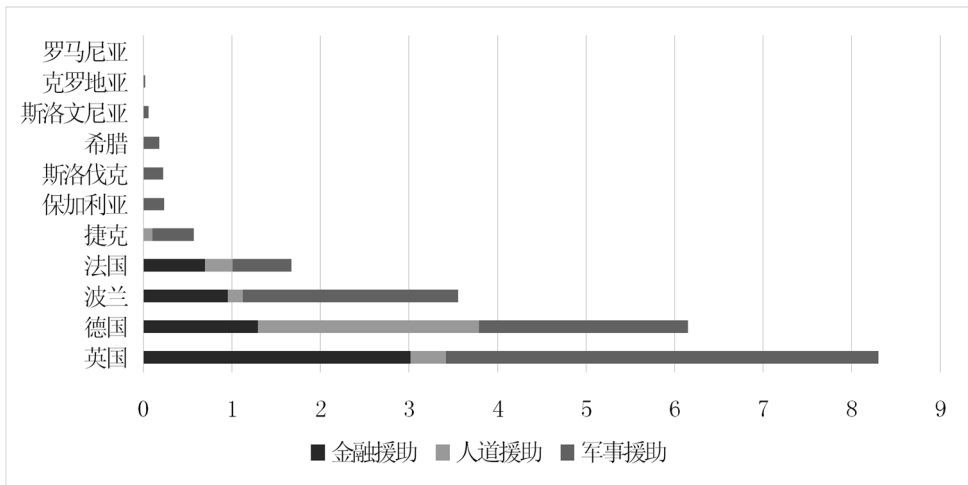
此外,虽然上述国家秉持了与欧盟一致的“反俄挺乌”立场,但在产业政策上,除了贯彻欧盟统一的制裁措施外,鲜有针对性的“加码”行为,对于乌克兰的支持也仅仅是围绕军事与物资援助开展,并无产业层面的合作或帮扶,更没有形成利益的协同或捆绑。即便从援助规模上看,上述国家对乌的支持也在欧洲国家中处于偏低水平。如图1所示,根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公布的数据,从2022年俄乌断绝外交关系至2023年1月15日,捷克、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希腊、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七国对乌各领域援助金额为13.2亿欧元,仅占欧盟援助总额的6.6%,甚至不足波兰的四成。其中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分别援助2588.7万欧元和1068.7万欧元,位列欧盟倒

^① Michal Nosek, “Českým firmám zamrzly pohledávky v rublech. Pomoci musí vláda, říká šéf CzechTrade Doležal,” E15.cz, 10 March 2022, <https://www.e15.cz/rozhovory/ceskym-firmam-zamrzly-pohledavky-v-rublech-pomoci-musi-vlada-rika-sef-czechtrade-dolezal-1388282>.

^② Michal Hudec, “Slovakia Allowed Export of Goods Used for Russian Army Supplies,” Euractiv, 7 November 2022,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all/short_news/slovakia-allowed-export-of-goods-used-for-russian-army-supplies/.

数第四和第三,对乌资助占其 GDP 比例分别为 0.05% 和 0.005%,罗马尼亚的此项数据更是在欧盟国家中垫底。^①

图 1 部分欧洲国家对乌克兰援助金额情况(单位:十亿欧元)



资料来源: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数据库“乌克兰援助追踪”,<https://www.ifw-kiel.de/topics/war-against-ukraine/ukraine-support-tracker/>。

(3)“向东开放”以加快产业“脱困”

类似于在能源政策上的战略取向,匈牙利、塞尔维亚与波黑在产业政策上也基本遵循以国家自身利益为根本,在面对外部政治压力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务实的产业政策基调。在推动产业发展方面,上述三国对于欧盟的绿色与数字转型方向基本认同,通过签署数字与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协议以及获取欧盟的支持资金,加快自身在相关领域的能力建设。但与多数中东欧国家产业转型路径趋向“欧盟化”的方式不同,上述三国在绿色与数字转型实践上更加重视路径自主,以更大幅度的“向东开放”寻求转型效率的提升。例如,中匈曾在 2021 年年底签署了《关于加强绿色发展领域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和《关于加强数字经济领域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俄乌冲突爆发后,中匈产业合作水平不降反升,先后吸引包括蔚来、宁德时代等一批中国新能源企

^① Ukraine Support Tracker Data, <https://www.ifw-kiel.de/publications/data-sets/ukraine-support-tracker-data-17410/>。

业入驻匈牙利,华为也与沃达丰匈牙利公司合作,在匈推出了欧洲第一个 5G 网络智慧铁路港,中国银行作为牵头的主承销商及簿记管理人,成功协助匈牙利政府发行 20 亿元绿色主权熊猫债。又如,塞尔维亚政府提出了 60 亿欧元的引资目标用以改善空气质量、加强固体废物管理和废水处理,并通过一项到 2024 年的循环经济发展计划,重点聚焦废物管理、可再生能源使用和能源效率提升。^① 中国企业同样积极助力塞尔维亚能源转型发展,通过参与匈塞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参与改造和新建污水排放管网、处理体系、垃圾填埋场等,提升当地能源效率与环境治理水平。^② 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Ana Brnabic)还表示,希望 2023 年年底前能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从而推动塞国内经济发展。^③

目前,中国已成为匈牙利和塞尔维亚最大的外资来源地和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与波黑近年来的经贸合作也成绩斐然,2022 年双方贸易额已达 3.1 亿美元,同比上升 12.2%,较 2019 年更是增加 63.2%。^④ 为了强化自身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性,欧盟对中国企业的警惕性有所上升。虽然上述三国迫于欧盟压力,在经济领域的多个方面不得不接受欧盟主流政策趋向的影响与约束,但面对欧盟经济的自顾不暇,为了确保自身核心利益,上述三国实行了更大范围的战略关系多元化措施,以期依靠中国雄厚资本的扶持加快经济脱困进程,并对冲产业链、供应链风险。

可想而知,匈牙利、塞尔维亚与波黑的“特立独行”自然会引起欧盟的不满,作为“惩治”,欧盟以“未能满足欧盟多项法治改革要求”为由对匈牙利拨款实施冻结,对于塞尔维亚和波黑,则以未来成员国身份相“要挟”。不过,基于平衡、务实、多元的外交理念以及“向东看”带来的经济政治效益的考量,即使是欧盟也无法扭转匈牙利的政策选择,而塞尔维亚与波黑入盟的遥遥无期更是无法撼动中国对于其推动产业转型发展的价值与地位。

① “Serbia Adopts Circular Economy Program as Montenegro Unveils Draft Strategy,” Balkan Green Energy News, 8 December 2022, <https://balkangreenenergynews.com/serbia-adopts-circular-economy-program-as-montenegro-unveils-draft-strategy/>.

② 谢亚宏:《塞尔维亚积极推进绿色转型》,《人民日报》,2023 年 1 月 19 日,第 17 版,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3-01/19/nw.D110000renmrb_20230119_6-17.htm。

③ “China, Chinese People Have Always Had Respect for Serbia,”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erbia, 21 January 2023, <https://www.srbija.gov.rs/vest/en/200817/china-chinese-people-have-always-had-respect-for-serbia.php>.

④ 参见中国海关数据,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gk/2799825/302274/302277/4185050/index.html>。

四 中东欧国家经济政策差异化的动因

长期以来,中东欧国家处于大国博弈的夹缝之中,其经济政策取向既取决于自身的利益关切,也取决于域外行为体的权力竞争与势力影响,通常反映了诸多利益相关者价值追求的均衡结果,是包含威胁感知与相互依赖在内的复合关系的集中体现。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与持续,作为冲突前沿的中东欧国家地缘格局更趋复杂,在此影响下,中东欧国家经济政策如上文所述展现出差异化特征。鉴于此,笔者将威胁感知与相互依赖作为解析经济政策分化的动因变量,为分析中东欧国家经济政策“温差”与阵营化新趋势提供学理支撑。

(一) 威胁感知

冷战后,北约、欧盟借势东扩,俄罗斯战略空间被不断挤压,这使得中东欧国家长期处于欧、美、俄三方激烈博弈的地缘政治格局之中,而“安全困境”也成为该地区难以摆脱的铁律。^① 随着 2008 年俄格战争与 2014 年克里米亚事件的相继发生,中东欧国家的安全诉求持续提升,而 2022 年俄乌冲突的爆发,更是加剧了大国在该地区的博弈,导致中东欧国家安全风险再度上升,由此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威胁感知成为影响中东欧国家经济政策转型的重要变量。可以说,在原有地缘政治力量重组的过程中,域外大国以及中东欧国家本身都在根据地缘禀赋条件和安全化愿景构建自己的地缘政治空间,其中,安全化愿景源于一国对特定地理空间的历史记忆和意识形态的投射,^② 而这种意愿与客观地缘禀赋条件的差异也造就了中东欧国家不同的安全威胁感知,进而影响了其战略发展定位及其作为经济行为体的政策选择。

具体而言,如上文所述,波兰因为在经济“去俄化”方面态度最为坚决,其承担的“反噬”压力也最为显著,因而在能源、产业政策中的表现也相对激进。究其原因,一方面,波兰身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外环地带,且属于苏联阵营核心国家,历史上苏联对其的控制和入侵给这个国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历史的积怨使其依旧对当今的俄罗斯心存顾虑,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对于安全威胁的感知明显高于中东欧其他国家。^③

^① 张晓通、解楠楠:《冷战后中东欧地缘政治博弈:过程、规律及未来走势》,载《领导科学论坛》,2017 年第 1 期,第 77-87 页。

^② Paul Benjamin Richardson, “Geopolitical Visions, Globalis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Russia’s Eurasian Borders,” *Journal of Borderlands Studies*, Vol.32, No.1, 2017, pp.7-21.

^③ 杨友孙、尹春娇:《中东欧国家对华政策分化的原因》,载《战略决策研究》,2022 年第 6 期,第 28-47 页。

当前,俄罗斯虽经济水平有限,但作为拥核大国,其军事实力一直处于全球前列。^① 相较而言,欧盟不具备集体的常备军事力量,安全保障十分依赖美国领导下的北约,当邻近的俄罗斯加大威胁力度,应激反应下的制衡行为将提升美欧合作意向,这在毗邻冲突前沿的波兰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对俄互信基础的脆弱及对美军事安全的依赖促使波兰在经济上更倾向于形成同美国政策的一致性,以此争取美国更大的信任以及对俄的更强遏制。另一方面,波兰一直以来都未曾泯灭其恢复大国地位的雄心。无论是当初“海间联邦”的构想,还是近年来三海倡议的提出,均折射出对于“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历史追忆。^② 乌克兰是“波兰—立陶宛联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习俗、语言以及文化方面都与联邦保留一定程度的认同感,特别是东欧剧变后,乌克兰成为波兰争取欧洲地位的重要抓手,甚至为了争取乌的支持,连“沃伦惨案”这样的事件也被杜达政府有意摁下。随着近30年来经济转型的成功,波兰获取欧盟领导权的政治野心也在不断膨胀,而出于对大国地位的重塑,波兰不仅需要快速且激进的经济政策调整凸显其存在感,还需要向美国传达靠拢信号,通过发挥“离岸平衡”的“杠杆”作用,推动其地缘政治目标的尽快达成。

多数地处巴尔干半岛的国家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在加入欧盟或成为欧盟候选国以后,在身份和角色定位以及内政外交取向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欧盟规范性力量的塑造和制约,^③但正是由于这些国家属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晚被吸纳的国家群,在趋同欧盟标准的过程中时常因价值规范的冲突而受阻,与欧盟之间的关系也更具复杂性。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与北约的合作进一步加深,北约主导欧洲安全保障的格局也得到强化。为了更好地树立“欧洲国家”形象,并获得更多来自北约的安全支持,上述国家“挺乌反俄”立场趋同,且在政策应对上总体与欧盟保持了一致的步调,但这种浮于表面的应激性团结随着危机的持续也逐步显现出消极跟随,甚至分化的状态。为了追求遏俄、弱俄的安全目标而过度消耗发展利益的做法已引起该地区国家的质疑,而有限的安全风险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上述国家的情境焦虑与威胁感知,使其在更加理性的形势研判下实现更加温和且多元的经济政策选择。

匈牙利、塞尔维亚与波黑是中东欧国家中的“务实派”,在多数国家对俄关系降到历史最低点的情况下,都曾明确表示反对或不参与对俄制裁,而在经济政策应对路径

① GlobalFirepower, <https://www.globalfirepower.com/>.

② 王弘毅:《从能源到地缘:波兰积极推动“三海倡议”的背景、动因及影响》,第118-141页。

③ 王弘毅:《中东欧地区大国博弈新常态——兼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第78-98页。

上也更加自主灵活。一方面,作为欧盟和北约成员国的匈牙利,历史上虽然也曾受制于苏联,但它将自己定位为处于东西方政治文化的交汇点,在国家治理、社会关系、外交政策等方面不断寻求地缘政治的平衡。^①同时,匈牙利对外政策有着浓厚的民族认同底色,在欧尔班的领导下,其传统价值观吸引力也在与日俱增。随着疑欧倾向的上升,匈牙利更坚持以本国立场作为政策制定的基点,军事上的“置身事外”成为其躲避安全威胁以及保障经济利益的重要体现,而着眼于战后保持“与邻和睦”的地缘政治目标塑造了其对俄较低的威胁感知度,这也为其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逻辑遵循。另一方面,塞尔维亚和波黑既不是欧盟成员国,也没有加入北约,且地理位置上距俄罗斯、乌克兰相对较远,历史上也少有来自苏联或俄罗斯的入侵,对于俄罗斯的威胁感知度偏低,亲美疏俄的安全诉求有限,因此,对俄乌冲突的立场也相对中立。同时,塞尔维亚认为,美欧在乌克兰和科索沃问题上推行“双重标准”,^②而波黑塞族也受到 20 世纪 90 年代受害者的叙事主导,反对与西方结盟,这些都成为塞尔维亚和波黑进一步加大对欧盟裂痕的显性因素。上述地缘政治取向使得塞尔维亚与波黑在经济政策上有着更大的自主裁量空间,并以更少的政治与安全协同约束,提升经济政策对外部输入风险的聚焦。

(二) 相互依赖

二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便开始发展,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进入“快车道”,而地缘经济学也在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中得以逐步形成。通过强调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以及弱化意识形态差异的影响,地缘经济学将国际关系的重点转向经济因素,为解读和处理国家间关系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视角。^③虽然受地缘政治影响,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但国际分工使各国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其价值创造能力显而易见,经济全球化进程难以停滞,更不会消亡。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相互影响始终存在,国家间地缘政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缘经济的亲疏,而地缘经济上的合作或对立,也成为强化政治与军事合作或冲突的关键驱动力。^④东欧剧变后,中东欧国家实施经济转轨,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大力推进贸易自由化,且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资,形成了出口导向的外资驱动型经济增

^① 宋黎磊:《匈牙利“向东开放”外交政策评析》,载《俄罗斯学刊》,2022 年第 4 期,第 120-136 页。

^② “Serbian President Questions Double Standards over Territorial Integrity,” Global Times, 22 September 2022,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209/1275908.shtml>.

^③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 400 页。

^④ 陆大道、杜德斌:《关于加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研究的思考》,载《地理学报》,2013 年第 6 期,第 723-727 页。

长模式。^①这一模式虽然为中东欧实现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提供了有效助力,但作为大国博弈与争夺的前沿地带,美、俄、欧均不断加大对该地区的经济渗透,以此构筑有利于其自身的依存关系,不同国家间非均衡的经济相互依赖格局也由此逐步形成。^②

从经贸层面来看,欧盟是中东欧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与俄罗斯的贸易联系在不同国家存在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异化的贸易依赖度也给不同国家的经济政策选择提供了现实依据。其一,波兰是俄罗斯在中东欧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2021年波兰从俄罗斯的进口额为201.1亿美元,向俄罗斯的出口额为87.9亿美元,稳居中东欧国家首位,且远高于其他国家水平。^③正如基欧汉和奈所言,行为体的相互依赖性既取决于敏感性,也受脆弱性影响。^④其中,敏感性是指在某政策框架内做出反应的程度,即一国发生的变化使另一国发生变化速度的快慢和付出代价的大小,而脆弱性是指一国政策变化后所遭受损失的程度。虽然波兰对俄贸易依存度较高,与俄经济的脱钩会在短期内造成较大的贸易冲击,但在美国的支持下,其进口的可替代性预期较强,因此,对俄罗斯具有较高的敏感性依赖以及相对可控的脆弱性依赖。在经济应对政策上,正是由于脆弱性有限,波兰对俄制裁并没有受到很大束缚,经济“去俄化”态度坚决;较高的敏感性则体现在更为快速且激进的政策反应上,即通过快速采取行动缩短冲击“窗口”,以降低政策响应过程中所造成的损失。

其二,对于部分巴尔干国家及捷克、斯洛伐克来说,其整体对外贸易与俄罗斯的依存度并不高,在进口规模上,俄罗斯甚至未在克罗地亚、北马其顿、斯洛文尼亚以及黑山的前五大伙伴国占据一席之地(见表5)。一方面,较低的经贸依存水平使得这一区域的中东欧国家对于俄罗斯的政策敏感度偏低,并且俄罗斯出口贸易构成中“东升西降”趋势自2008年以来已经出现,而2014年乌克兰危机和经济制裁发生后,这一进程明显加速,进一步弱化了俄罗斯在该地区的贸易强势地位。由表6可知,该地区多数国家近年来对俄罗斯进口依赖显著降低,2013—2021年间,保加利亚、希腊、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从俄进口比重下降甚至一半以上。由此可见,相较于波兰,该地区的中东欧国家同俄罗斯的敏感性相互依赖已呈现出下降趋势,因此在面对“脱钩”风险时,

^① 丁纯:《开放型经济与高质量现代化:地区国别经验、教训的视角》,载《世界经济研究》,2022年第12期,第21—25页。

^② 姬文刚:《非对称相互依存下中东欧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关系的演绎分析》,第140—151页。

^③ UN Comtrade Database, <https://comtradeplus.un.org/TradeFlow>.

^④ [美]罗伯特·基欧汉、[美]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11—20页。

该地区国家政策的应激性反应相对更低,且观望跟从倾向也会更加明显。另一方面,从俄罗斯进口的产品结构来看,该地区国家主要进口商品基本为天然气、石油、煤等化石能源,短期内进口来源的可替代性有限。虽然如上文所述,该地区部分国家自身能源缺口不大,但仍有部分国家正在依托能源现货市场,通过高价购买液化天然气来缓解能源紧张局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该地区国家对俄罗斯的脆弱性依赖。即使在欧盟的资金支持下,其能源的转型发展已开始推进,且主动寻求多元化能源供给渠道,但“远水难解近渴”,短期的缺口仍驱使部分国家放松了政策上对俄的进口约束,对于产业的扶持也更倾向于短期纾困,以可控的政策弹性放大风险对冲效果。

表5 中东欧各国贸易伙伴排名及贸易占比(单位:%)

国 家	最大进口来源地(占比%)	最大出口目的地(占比%)
阿尔巴尼亚	欧盟(57.7),土耳其(9.6),中国(9),塞尔维亚(5.2),俄罗斯(2.3)	欧盟(74.5),塞尔维亚(12.1),北马其顿(3.3),中国(1.9),黑山(1.8)
波黑	欧盟(59),塞尔维亚(11.4),中国(7.9),土耳其(5.9),俄罗斯(2.9)	欧盟(72.9),塞尔维亚(12.7),黑山(2.8),土耳其(2.5),瑞士(2.4)
保加利亚	欧盟(60.7),土耳其(7.1),俄罗斯(6.1),中国(5.1),塞尔维亚(2)	欧盟(65.1),土耳其(6.4),中国(3.3),英国(2.4),塞尔维亚(2.1)
克罗地亚	欧盟(76.4),中国(3.6),波黑(3.5),塞尔维亚(2.8),阿塞拜疆(2.2)	欧盟(69.1),波黑(8.5),塞尔维亚(5.3),美国(3.1),土耳其(1.4)
捷克	欧盟(58.9),中国(16.7),俄罗斯(3),美国(2.5),韩国(2.1)	欧盟(80.1),英国(3.8),美国(2.4),俄罗斯(1.9),瑞士(1.5)
希腊	欧盟(48.7),中国(7.8),俄罗斯(6.7),伊拉克(6.4),土耳其(3.9)	欧盟(52.2),土耳其(5.2),美国(4.1),英国(3.3),黎巴嫩(2.9)
匈牙利	欧盟(71.7),中国(7.1),俄罗斯(3.1),韩国(3),美国(2.1)	欧盟(76.5),英国(3.1),美国(2.9),乌克兰(2.3),塞尔维亚(1.9)
黑山	欧盟(45.5),塞尔维亚(20.1),中国(9.8),波黑(5.2),土耳其(4.4)	欧盟(31.2),塞尔维亚(24.6),瑞士(11.5),波黑(7.7),土耳其(5.5)
北马其顿	欧盟(46.2),英国(15.6),塞尔维亚(7.8),中国(6.8),土耳其(5.1)	欧盟(77.6),塞尔维亚(7.9),中国(2.5),英国(2.4),土耳其(1.5)
波兰	欧盟(53.3),中国(14.8),俄罗斯(6),美国(3.1),韩国(2.3)	欧盟(74.7),英国(5.1),俄罗斯(2.8),美国(2.7),乌克兰(2.2)

罗马尼亚	欧盟 (72.7), 中国 (5.5), 土耳其 (4.9), 俄罗斯 (4.8), 乌克兰 (1.4)	欧盟 (72.4), 土耳其 (3.5), 英国 (2.9), 美国 (2.1), 摩尔多瓦 (1.7)
塞尔维亚	欧盟 (57.1), 中国 (12.3), 俄罗斯 (5.3), 土耳其 (5), 波黑 (2.7)	欧盟 (64.5), 波黑 (7.2), 俄罗斯 (3.9), 黑山 (3.8), 北马其顿 (3.8)
斯洛伐克	欧盟 (56.5), 中国 (7.1), 俄罗斯 (6.3), 韩国 (5.4), 越南 (4.6)	欧盟 (79.6), 英国 (4), 美国 (3.2), 中国 (2.6), 俄罗斯 (1.5)
斯洛文尼亚	欧盟 (55.4), 中国 (13.1), 瑞士 (10.9), 土耳其 (2.1), 塞尔维亚 (1.9),	欧盟 (66.5), 瑞士 (13.4), 塞尔维亚 (3.1), 俄罗斯 (2.2), 波黑 (2.2)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WTO 网站整理所得, 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tif_e/org6_e.htm#collapseL。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以及北马其顿为 2020 年数据,其余国家为 2021 年数据。

表 6 2013 年和 2021 年俄罗斯出口部分中东欧国家占比的变动(单位:%)

国 家	2013 年	2021 年
保加利亚	18.5	7.6
克罗地亚	4.5	1.6
捷克	5.4	3.3
希腊	14.4	6.6
北马其顿	2.5	1.5
斯洛伐克	9.4	6.3
斯洛文尼亚	2.1	1.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计算得出。

俄罗斯虽然是匈牙利、塞尔维亚和波黑三个国家前五大进口来源地之一,但从具体贸易份额及动态变化来看,双边贸易依存有限,且同样呈现出进口份额收缩的趋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上述三国对于俄罗斯具有较低的经济敏感度。俄罗斯善于利用具有重要意义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向上述国家“兜售”积极预期,以此撬动政治杠杆。^①例如,2014 年,匈俄达成保克什核电站的扩建协议,该项目总成本近 125 亿欧元,其中 100 亿欧元由俄罗斯贷款支付。2020 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投资超 3 亿欧

^① 朱晓中:《浅析近年来俄罗斯影响中东欧国家的两个重要特点》,载《俄罗斯学刊》,2017 年第 6 期,第 5-14 页。

元,支持塞尔维亚潘切沃炼油厂进行现代化升级。作为回报,政治上获益的“亲俄”政府甚至推动立法,为俄项目“保驾护航”。如面对外界对保克什核电站扩建项目公共采购程序不透明的质疑,匈牙利议会通过法律,为该项目有关的一切内容设定 30 年的保密期。^① 通过经济对于政治的指向性发力,俄罗斯与上述国家已经形成相对稳固的互利网络,而这种经济依赖决定了其对俄的高度敏感,经济政策束缚也随之收紧。同时,匈牙利、塞尔维亚和波黑均为内陆国家,如果放弃从管道进口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相较于其他中东欧国家,这些国家会面临更加高昂的运输成本。此外,依托于大型战略性项目,俄罗斯不断扩大在上述国家的经济存在与技术垄断,并以此培育壮大“亲俄”势力,从而在经济和政治的叠加作用下,进一步放大了上述国家对俄的不对称依存。可以说,不对称依赖关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上述国家对俄的一贯战略定位,但随着反俄在美欧成为“政治正确”,这一定位反而使其获得了更具弹性的政策裁量空间,在多方因持续制裁而被迫内耗中实现自身利益的有效维护。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将中东欧国家在俄乌冲突下的经济应对政策划分为激进引领者、消极跟随者与自主务实者三类,具体国别与动因内容归纳于表 7 中。

五 总结与展望

俄乌冲突加剧了中东欧大国博弈格局与地区安全形势的动荡与变迁,由此造成的能源、产业等经济冲击也在地缘变动下加速传导,使中东欧国家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不得不在失序与重组的新地缘环境下加紧调整经济政策部署,以对冲不利因素的干扰与寻求自身利益的保障。作为大国间长期博弈的焦点与俄乌冲突的前沿地带,中东欧国家在战略认知与现实利益上存在明显分殊,且近年来随着自身战略地位的不断上升,其参与国际事务也逐步从“被动接受者”转向“积极影响者”,从而在差异性的威胁感知和相互依赖条件的作用下,形成经济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明显分化。

本文聚焦于能源和产业政策,在客观梳理俄乌冲突对中东欧经济负面影响的基础上,对该地区国家应对政策的立场进行了对比划分。波兰无论在能源还是产业政策上,都扮演着欧盟“引领者”的角色,在坚决“去俄化”的驱动下,采取了最为积极且多元的方式企图弱化对俄脱钩后在短期和长期带来的不利冲击。多数巴尔干国家及

^① “Hungary to Classify Paks NPP Expansion Deal for 30 Years,” Novinite.com, 4 March 2015, <https://www.novinite.com/articles/166962/Hungary+to+Classify+Paks+NPP+Expansion+Deal+for+30+Years>.

表 7 中东欧国家经济政策分类与动因归纳

经济政策类型	国家	威胁感知动因			相互依赖动因		
		强	中	弱	敏感性依赖高,而脆弱性依赖可控	敏感性依赖可控,脆弱性依赖较高	敏感性脆弱性均较高
激进引领者	波兰	同俄历史积怨颇深,且具有恢复大国地位的雄心,需要通过快速且激进的经济政策反应凸显其存在感			对俄贸易依存度较高,但对俄进口可替代性预期较强,倾向采取快速行动缩短冲击“窗口”		
消极跟随者	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黑山、北马其顿、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希腊、捷克、斯洛伐克		有限的安全风险弱化 了国家情境焦虑,虽“挺乌反俄”立场与欧盟趋同,但政策的应 激性团结随着危机的 持续也呈现“消极”跟 随之势			虽俄出口贸易构成存在“东升西降”趋势,但该类国家短期对俄进口可替代性有限,迫使其放松对俄政策约束,自身扶持政策倾向于短期纾困	
自主务实者	匈牙利、塞尔维亚、波黑			亲美疏俄的安全诉求有限,经济政策具有较大的自主空间			经济同俄形成稳固互利网络,随着反俄在美政成为“政治正确”,对俄不对称依赖反而给予其更具弹性的政策裁量空间

注:作者根据上文内容整理所得。

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虽然对俄持抵制立场,但出于对俄忌惮,其经济政策更多表现为“跟从”的特征,甚至在利益的权衡下,存在较大的执行弹性。匈牙利、塞尔维亚与波黑则更加倾向于务实路线,以本国利益为首要考量,反对欧盟加剧供应危机的制裁行为,并在可行范围内继续保持对俄经济联系,以更加自主的经济政策平衡风险波动。

为了进一步探明中东欧国家政策差异化的内在逻辑,本文将威胁感知和相互依赖作为研究政策分化的动因变量。从威胁感知的视角出发,波兰身处俄乌外环地带,不仅历史积怨使其对俄心存顾虑,而且恢复大国的雄心犹在。面对俄罗斯威胁的上升,波兰更倾向于采取激进的经济政策凸显其存在感,并借此争取美国的支持。多数处于巴尔干半岛的国家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为了更好地树立“欧洲国家”形象以争取北约的安全支持,经济政策基本同欧盟一致,但在应激性的“团结”背景下存在对过度消耗发展利益而坚持制裁的质疑,政策立场趋于对欧盟的“消极”跟从。匈牙利、塞尔维亚与波黑对于俄罗斯的威胁感知度偏低,亲美疏俄的安全诉求有限,其中匈牙利更是重视地缘政治的平衡,坚持本国立场作为政策制定基点,这样的地缘政治取向赋予了三个国家经济政策更大的自主裁量空间。

从相互依赖的视角来看,波兰与俄罗斯贸易往来较为密切,对俄经济政策敏感性较高,但美国给予了其较强的进口可替代预期,因而脆弱性依赖相对可控,这也使波兰在对俄制裁上拥有较低的束缚,并倾向于采用快速且激进的政策反应缩短其经济冲击“窗口”。多数巴尔干国家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整体对俄经贸依存度有限,且呈现下降趋势,面对“脱钩”风险的敏感度较低,因而经济政策具有观望跟从倾向。与此同时,这些国家虽能源缺口不大,但进口替代性偏低,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其脆弱性依赖,所以对俄政策约束相对宽松,经济政策也大多聚焦短期纾困。匈牙利、塞尔维亚和波黑同俄罗斯已形成相对稳固的互利网络,且无论在经济还是技术上对俄存在不对称依存关系,而这种高敏感与高脆弱特性决定了其更加稳定的战略定位,经济政策也更加务实且具有自主弹性。

综上,俄乌冲突背景下,中东欧国家的经济政策应对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不同国家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上的非对称依存关系,而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各国的依存均衡点也很有可能在各方势力的消长中呈现动态变化之势,在重塑安全与经济关系结构的基础上,反作用于政策实践,从而形成新的格局特征。一方面,中东欧国家在安全威胁加剧与经济依赖分化的趋势下,对于欧洲以及国家间的认同感可能出现下滑,并在放大“国家利益本能”的同时,催生出更加明显的战略倾向分歧,而这一趋势也将进一步加大当前各国经济应对政策的“温差”。另一方面,随着欧洲反俄挺乌的政治影

响的上升与民意表达的趋同,中东欧国家可能演变为“欧洲堡垒”的一部分,迫于西方的集体压力,树立共同边界,压制内部“异响”,而“武器化”相互依存性的加剧也将带来更大的反噬效果,使中东欧国家不得不进入经济冲击与政策加码的恶性循环。可以说,俄乌冲突将中东欧推向了新的历史转折点,无论是内部分化导致的中东欧失衡加剧与经济协同不力,还是因立场捆绑而与俄经济对抗消耗升级,都无法避免利益的持续受损。在此情况下,成为大国间的角力场与新冷战的前沿对于中东欧国家来说有害无利,而止戈促和才可能是中东欧国家长期利益权衡下的最优选择。

对中国而言,俄乌冲突加剧了西方对于“中俄捆绑”的炒作力度,也使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进入更为复杂的国际互动情境。本文对于中东欧国家经济应对政策内在逻辑的剖析不仅为中国把握其对华政策基调提供了参考,也为优化自身的政策着力方向提供了启迪,在动态演化的局势中,助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走实走深。具体而言,一是扩容挖潜并重,以务实成效夯实合作根基。俄乌冲突使中东欧国家经济复苏阻力明显上升,面对现实压力,获得外部助力无疑符合各国的共同意愿。中国应以提升获得感为导向,在持续扩大与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规模,特别是进口规模的同时,聚焦中东欧国家关键“痛点”,扩大在能源、关键原材料等核心领域的供需关联,弥补中东欧国家短期缺口,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拉紧务实之纽带。二是理清合作侧重点,实现多层次对接的有序平衡。俄乌冲突下,中东欧国家中既有欧盟政策的“引领者”与“追随者”,也有寻求自主的“务实者”,因此在开展合作中,中国应处理好各“派系”的平衡关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匈、塞等中立国家的立场认同感,持续深化双边关系发展,并以此为支点,为中国推进与其他中东欧国家的合作起到良好示范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对于持“反俄”立场的国家,中国应秉持开放、包容心态,采取积极主动的接触政策,管控分歧、求同存异,灵活有序地寻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三是增信释疑,改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舆论环境。面对乌克兰危机立场上的误解,中国应通过各渠道表明观点,充分阐释我们在俄乌冲突中是“受害者”而非“受益者”的事实,同时对于不一致的声音也要保持达观心态,避免因部分国家实施对华激进政策而陷入全面对抗,从而挫伤中国的对外开放形象,以更大的合作善意,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创造更加和谐的发展氛围。

(作者简介:韩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姜峰,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研究员。责任编辑:齐天骄)